



07553

性理群書彙覽卷之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求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元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物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

性理群書卷之六十五

性理君道

七

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心膺智益明三猷文墨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怨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已則其道狹矣。○古之聖三所以能化姦宄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三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為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

守(守)湯(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三乃反
商政改曰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改也書曰無作
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曰舊章然則祖宗舊法
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言稱堯之德曰稽于象舍已從人(舜)戒其臣
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川之告(太)曰曰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
說之復于(高宗)曰維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
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
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
足以蓋天下之間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
性理群書卷六五 性理君道 二
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
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
海九州之遠物無道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
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一而臣下不亂若
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問或謂人
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
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
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
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
人之公是非古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

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
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
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
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設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
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
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
以尚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
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為不誠則心且

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
形不能見也已不能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
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
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紀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
天下之邪入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徇
下是自行詖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
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詖勝詖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
玉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
容於誅矣豈不勿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
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
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誑人主至使為上者行

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至不學之過也夫
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
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
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有為也
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

集覽 穎川人學中韓刑
名以文學為大常掌故文帝選受尚書於伏生選太子
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遷事皆見嘉納景帝時遷御史

夫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

曹瓜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
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癯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
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

性理詳言卷五

性理君道

四

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志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
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
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
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
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
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
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
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
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

如天之行一自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有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蔽弊之幾。二曰用久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法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由興也。禮樂興然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蓋下則聰明聞而萬里之遠覩於社席。徧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一難以道義服人。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入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

之臣是人也各料功成而止矣以貪爵祿而昧功名之
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爵不及執有由道義而行之
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預
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雖然並進為
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
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
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
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

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

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

性理群書卷六十五 君道總論 六

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

強明有任必能拒諫集覽禹拜昌言虞書大禹謨禹拜昌言

敬其言也德宗強明自任史斷曰唐德宗猜忌百端強明自任耻无屈於臣論而心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贊

以至於貶小人入之能亂國也如此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入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友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開塞私邪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朱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

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

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醫卜之

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

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此

旦夕承弼嘖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臧在與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

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君寢有誓

御之箴也臨事而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

書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諭政事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兵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筮之上

下其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而列廷

爭以正採之盡所以養之之備云於如此是以恭已帝

而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

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

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

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武王所謂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

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

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三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衰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往來而為親踈則其偏黨之情徧狹之度固已使人惘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賢賢之君能備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未有德戒聲色近嚴敬

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違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推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曰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前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祭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
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
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
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
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
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
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
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
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
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政不得
而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

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
一得曰於正益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
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
以人主以耿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
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日所視一手
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
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
是以所行無過不反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
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

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
君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闡睢之德後宮無盛色
之譏買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肯息迭
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
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
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
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
賢退奸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正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
不出於正而治道早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

得其正是歟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

明知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兢猶恐其隱微之間

或有差矣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刻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頌於蒙宰之官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

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也

先王之治所以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衰

窮而其遺氣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當發
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
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
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
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
暗矣一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講學所以明理而尊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
後任賢所以備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
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
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
原妙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
性理書卷五 君道總論 十一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
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
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習之只
是為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

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

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入廢。人主不

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

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總不是便是

上帝震怒

內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
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
扑而懲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
刑罰以警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
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
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
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
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
踏春冰如惘疎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
諱工師誦詩御瞽發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

性理學言卷五

君道總論

三

時可繼也覆實有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
警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
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
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
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
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而有朝至晏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
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
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
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
贊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放是宦

官外戚女寵嬖倖伐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
上其接士大夫不邊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
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

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集覽
格助祭左傳襄二十五

年鄭子產以元女聖胡公為

周南正我先王以比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聖胡公為

封諸陳以備三恪廷闕父舜之後元文武王之長女胡

公闕父之子蒲也周得天下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又

封舜後謂之三恪凡三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

已故曰三恪前會載古容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

禮之如賓客也唐文宗初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取其近

世今乃未設周

漢後為二恪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

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肯出庶物表正

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媿之也

性理群書卷五 君道總論 十三

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月中不

暇未明永衣誠知天之所昇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

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

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

君雖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

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

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

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

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

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

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

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夫
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
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
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
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跼勉而無
所持循徒泯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
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過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
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
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
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

不蔽於懼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
之雖有不中者蓋解矣柰何為入上者多樂舒肆為人
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
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
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
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
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
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常操者予奪進
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
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資其喜以市恩
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

濟私藉其庸以發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怨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適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盡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齊不能也○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矣

自相掣肘示盾者多矣夏照曰掣肘示盾初多謂言行相背者不一行之為甚難也

性理薛孟卷之三

君道總論

五

其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讀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

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蓋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橋中

曰嚴恭寅畏六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大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集覽席已按史記商王帝乙大丁之子是時殷道衰

表在位三十七年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備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

性理書卷五 六 道總論 八 十六

取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其受佞人而外敬政事不徂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備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

大甲曰嗣王祗厥身念茲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

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
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
三則曰王敬祚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五則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裕迪其君者如
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僂慢自賢愚之所以征有
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復五
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
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
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
有不出乎此者。此聖賢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
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
萬物汎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
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
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
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
三者而誠之休矣何謂無妄執乎真實而不雜以虛
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以不暗恐懼乎其所以不聞
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
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
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
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情飾於

庭廣毅之中而故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縱於親近君
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乖戾也敬畏
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廢常
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
之易彰也苟意念必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

欲傳遠而遠馬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

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

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

性理精書卷六五

君道總論

六

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洽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

由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

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

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

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

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

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傳德

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

起君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直隸之成重厚小
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
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
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
居崇高之位特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
崇奉而所欲必得者非知道畏義所食如此則中常之
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
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祇懼為首
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
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固
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
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旦夕承弼然後起吾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
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
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官人可以備
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
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入完德有道之君至少
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

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

下之君子依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
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

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人聖人固宜矣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致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正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書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畫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文矣而又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凡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夤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

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其矣

有程廷正義曰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筭奏請得
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前漢刑法制始皇

程決事曰歟石之一而姦邪並主注云省讀文書日以
百二十斤為程衡工儻餐通監隋文帝每臨朝

或至日晷未暇大食令侍衛士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

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要為

多唐書論朝廷廢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

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

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

性理書卷之五 君道總論 廿一

沉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

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

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

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

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

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

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

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

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殘其實者學之正也涉

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繁相勝反之

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
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
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
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正之毫厘繆
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
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
又曰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

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
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
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
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
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辭則徒以虛無寂
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
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
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
論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為無二道
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

庚

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主人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平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性理書卷五

君道總論

三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心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工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太無不生有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充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育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你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

無魏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
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
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
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盡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
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
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為數召
大臣切劘治道俾僚要急之務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
顏皮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
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
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
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
舜湯武之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識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
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
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
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入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備身齊家以為治之本非徒凋鏤詞藝破折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矣魯齋許氏曰凡入之情敬慎於憂危隋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疎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師傅師交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

性理書堂五

性理書堂五

五

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業寧赦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氏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

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
 道有充有礪有宋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
 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
 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
 君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
 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
 也當詛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
 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
 於末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
 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者禮義之習至
 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
 之也察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
 益聖於朝夕所與出入君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
 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
 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
 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
 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
 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集覽

維善之旌 漢文紀朝有進善之旌 注應劭曰旌籥也

率沒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設有進善者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通志帝堯置諫鼓 梁交午柱頭也 應劭曰誹謗橋 梁遠板也 所以書政治

之類至秦去之 鼓即登聞鼓也 三公三少之親 善周官篇少師 立大師太傅太保 惟三公三少之親 善周官篇少師

少傅少保曰三孤 注孤特也 三公三少之親 善周官篇少師 禹官校曰孤 史佚之流 史記晉紀史佚請擇日 注史太

史夫
各也

魯齊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辛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鑿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天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

性理群書卷五

君道總論

七

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待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統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
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
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有三代之道不
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
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泊於利矣未流其可
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緣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
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
僖之際也得簡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
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葉賀孫問
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

性理群書卷之三

君道總論

七

謂臣弑君子於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年些小到後來全
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

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
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
皆是天理自然入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
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湏於此說忠却是
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
君臣自是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
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

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考天王聖明此語何
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
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
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
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
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慎覽季友被史記李友曾桓公之子莊公之弟躒成季
其後為季孫氏與孟孫仲孫二氏三分公室謂之

三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

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
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著艾廢也**集覽**畢公弼亮
四世為周

生理釋書卷五

臣道論

廿九

父師書畢命篇惟公愆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被史記
畢公名高與同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其後為魏氏
四世謂文武成康之世也父師即文師也康王之冊按
史記周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垂拱仰成天下太平刑措
不用在位二十六年通要云康王
冊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鑿陳郊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
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
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
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能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
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
不正可正也右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
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

下而民懷之則危缺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
威福不自已小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
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記明若君子矣周

共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
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
於天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

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
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偽也其能久固有

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機則
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魯是之謂愛身乎。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復天下之籍聽天
性聖賢書卷六十五 君道總論 三

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

公位家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

問君薨百官聽於家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

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

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管不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

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

譏之矣說者乃去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

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

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

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

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統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子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集覽

郭子儀按唐鑑郭子儀華州鄭縣人自武舉補左衛長史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

第一加司徒封代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八子四男皆以才顯劉禪按三國志漢後主劉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即位後丞相諸葛亮受遺輔政勸農積穀講武訓兵出師伐魏中原恐懼建興十二年亮薨姜維與兵伐魏炎興元年魏遣都父鍾會持兵入寇至成都帝出降漢亡在位四十一年

張子曰近近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

性理書卷之五

大道總論

廿一

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

人生天仁心也人生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

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曰而見

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

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恒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

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

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

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

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

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

道不見故也軍寬刑名之說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

君半臣榮上仰下合於六經正義曰刑名家也名家

在大史公自有博言治刑法及名實也憲王問孟子按

史記魏惠王名鑿武侯之子初鄴安邑當周顯王特為

秦所敗乃從大梁卑禮厚聘以招賢者孟子至而不能

用惜哉在位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

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

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

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

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

敢不盡誠敬

性理書卷之五

君道總論

廿二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

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

不恤也○莫難強如急心莫難制如慈心莫難降如驕

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忘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

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

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

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懲則制之驕則降之

怒則平之忘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

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

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途

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故習謀輸才

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故習謀輸才

力及其有成以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日含章可貞或從三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居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困而致者也是故智知良平不恃惟嶮為謀主則滅秦臯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鉞制閫外則征伐曰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衿代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

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弱

尚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

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

為太師位家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

賞也太師家宰其所當為也但侯于東眾建親賢非私

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

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

盈而歉之謂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

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

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於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

成功則天也

集覽

曾知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註見五九卷畧如英衛謂漢之李勣李績

注見五十九卷開國曲率以漢伯俞文謂周公以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注武王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
王命為大宰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為魯
國以輔周室伯禽至其國變其體革其於國人化之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

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
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
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
無過矣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

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
懦沒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
之殘刻**子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性理書卷五

君道總論

前四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
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君
廟堂之上則憂其民憂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
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
有忠義則不因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

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後援汲引以求其助

如揀火造亡志不敢以少絀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

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

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邪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文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度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性理書卷五

君道總論

廿五

南軒張氏曰

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

不獲是為已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然伊尹之

心方得。畢公以四朝政老方且克勤小物也在吾人

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

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

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教公德言盛

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

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古人所以不屑爵祿開政適人而必務有以

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黷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摸耳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關瓊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

勉齋黃氏曰

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逆心者

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

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

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勤

生聖賢書卷下

尹道總論

廿六

以聲色道取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

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

君子之所深願而憺夫為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盡

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溺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

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

可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官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

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

蠱媚也迺至於不知古人傳傳之職而以強兵

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

仲趙武為戒哉

葉巖 仇士良 披唐書仇士良文宗時宦官也性陰險以善訓所薦得親也

司兵部由是始始大... 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齊名嬖便嬖左右近習者也... 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者稱嬖也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

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

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老微愈近愈微

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

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

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必怨敵

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

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東甌雙清軒徐漢抄

性理群書集覽卷六十五 甲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眾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為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

乙

為非聖人之建道也。善治者放井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閒也。故閒陽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

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
履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
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
於其盛也。徂牧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
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
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
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
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
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
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為天下安可

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清之
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節而致哉。以純王之心
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
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
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觀而慢於長者
哉。○漢夏商周之盛。三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
寡孤獨無不待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
耆老。饑寒轉死者。徃徃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三道
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
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人心厭禮則有言不信。萬邦

協和則所為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或而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為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民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之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質因時之尚然也。○夏遠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記其文章氣象亦有小異也。○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已。蓋常是時風氣未開而震帝之德人如此，故後世莫不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記之治。○有饑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參繫於三。

代教。王代而後有聖王者，亦必四三三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三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三之道也。若夫建亥為正，則事之惇繆者也。建覽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三道，不能推父母之心

於百姓，謂之三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

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之，子

則講治之術，心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

。非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

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

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

禮記月令陳浩曰秦相國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

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三月政令所

也

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子乘之國，敬事而仁節，而愛人

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為惠心，方能行

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

是雖有仁心，件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集

也

范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

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抗

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後安，惡勞而欲息

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

之已而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之說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至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觀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若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三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

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慮一毫必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眾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寬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乎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入但見官人多處百姓耳然寬亦須有

制始得若下事不督務寬六則胥吏辨文手法不或
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
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捷了入古入於民若保
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
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
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
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
始得

集覽

義和按書傳義氏和氏
上曆象穆時之官也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憂

也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性理群書卷之

治道總論

六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

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

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

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

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

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

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處之以

義而理得則人不亂睦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

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使

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

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唱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此聲可封能使之曰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道之曰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踉雖有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國有其方患在人而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并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

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矣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備而和氣應矣○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羅氏曰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

不貴名後世及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

而望風俗之義真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
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
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綠山之亂內有盧

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

哉真李林甫之姦按唐鑑李林甫小字奇奴功給事
武三思家性柔核多狡數因與三思女有私三

思知而不泄乃薦於朝而官之在開元間傑結宦官及
如嬪家同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奏對繡舌上信任之

天寶間拜相專權固君子刻齒如以甘言啖人而陰
之禍萬七折怨焉盧杞之邪按唐鑑盧杞擢中書侍郎

子思藍色極有口辨肅宗時惟恩擢用交結宦官德
宗朝然拜相政由已出多諫自郭尚父以下皆

懈之卒致朱泚之亂唐祚幾不保矣朱泚之叛按唐書
朱泚與弟滔俱為李懷仙部將後泚為靈龍節度使代

宗大曆中入朝留京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初泚
為涇原節度既而詔涇原節度使令言將兵救襄城作

亂朱泚為主安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圍帝

性聖書卷八
於奉天李晟擊泚解圍泚改國號漢興元
年李晟等克復京師泚亡走其將齊旻斬之以降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

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駁大眾無置城

郭掩骼埋胔毋起士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

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瑾亦順生氣是以風雨

時若災害不生天人相同上下交泰其或政違道役

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

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風夜敬而不取忽也

集覽

養路理道路音洛會說骨
也尚音清骨之尚有肉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

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功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而見也如論任賢相社稷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曰遊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專說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求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

夫本末之所由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

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

夫豈故為是迂闊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其受實禍

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

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

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

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

事求可功求成吾以為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具李

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

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

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
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
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
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
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
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
本則又夫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
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朝廷
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
恭儉好善有這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
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

直是如此○人王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
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
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
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
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
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
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絕綱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
竊弄威權實官司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
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為慮者是
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
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

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時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欲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

不知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不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必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不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

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
阿諛軟熟奔競六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
群譏衆排必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
傾之屋輪奐舟楫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
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
心而有以大警敎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
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
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曰維四惟不張國乃滅亡賈誼
嘗為憂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
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
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

注釋書卷之

治道總論

十一

而可以有為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
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
遽以為非○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
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為政如無
大和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
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
國家必大焉先○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
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
無統紀緩急爭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是奸豪得志
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為政更張之秘

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
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
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終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
十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
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
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
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魏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
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
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
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問為政者當
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

之曲禮謂檢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
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或問程子云
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
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
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
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
便合洽告誣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
路通下情消朋黨知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
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集覽

仲簡
吳李

謂申不害商鞅吳起李斯也俱注見後實官
書靈帝紀光祿開西底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
各有差懸令左右賣公卿二千萬兩五百萬又開鴻都
問賣官者則先入錢後授官而後授官則先入錢

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侍者曰悔不以
可至千萬烈由是聲譽衰減論者嫌其銅臭烈從尼
也○左傳魯襄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鬻獄與
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怒殺叔魚與
生殺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隱以直謝也鬻獄邢
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
人不忌為賊鬻書曰昏盜賊殺卑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布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

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
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
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
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
依也帝王所守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

性理群書卷八

道總論

十四

亂常起於驕苟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
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

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
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於放肆
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與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

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本王之妃
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

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
妃則大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

若幽王者感寢妣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
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

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
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
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過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
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
之患方俶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盡日計月究何
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
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
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折蠹民之蝨蟻也

鴈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三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

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備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擊
其國於文安之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

性理書卷之八

治道總論

十七

見治之刑常治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

魯齋許氏曰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

殘上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

易之常道也○華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

其心既革其事有不革而自革者也○為天下國家有

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

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襄陵之列國孔子用西

圖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
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

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

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於重臣揆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割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太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千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入以不能

性理彙書卷六

道途論

十六

也所以防其放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未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公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見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上

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曰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次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小亦自然一有之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不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

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

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

成性也禮非止者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

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

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

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

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

不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
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
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
於人至於無入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
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
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
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富合內外之
道○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當
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

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

學○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
所以求不與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
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
要察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
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
不識動者主人始覩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
取便安也○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

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
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
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

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
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察校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不
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
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
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
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
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
依求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
只是求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
以轉聲而不定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

性理辭書卷八

入俗道總論

廿一

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
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衰故晉平公曰音無衰於此
乎衰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
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啾緩蓋窮本知
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
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
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仲林鐘於此盛則彼必
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和不與天地之氣
相應集覽孔子喪出母于思守禮為非記檀弓篇子上
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也除則從而陰道汚則從
而汚儀則安儀為儀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儀也
首是不為白也母故孔子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塔曾子之問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
之尚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楹南大祝禱
冕絕束帛亦自西階蓋等不升堂命毋哭云云能教
悲之學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上
喪禮孔子辨以疾將命者取瑟而歌之使之聞之晉平
公被左傳晉平公悼公之子即位之初伐齊七敗走遂
圍臨菑曉屠其卯中引兵歸蚕吐絲而商絃絕淮南子
蚕弭絲而商絃絕感或之也注老蚕上下絲於口殺白
耳絲新絲出故絲脆商
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

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遺次顛沛

廢焉者乎

季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
他一毫不得正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

性理書卷下 不道總論 三

一不與天合六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

聖人白撰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

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

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即

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

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

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

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為大古禮

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

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士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也慶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蓋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

疏之服餼粥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

大本○嘗九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

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入自

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之

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

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

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

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

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

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古禮繁縟後

入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

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情今有節文制數等威

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黷殺促數之音

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

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

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

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

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

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

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

太子生則八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

高下皆要中平○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

曉者要之當一東學使士大夫習之○後必有精通

者出○人今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

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不自識○首律只是氣人亦只

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鐘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

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太陰陽黃鐘為陽太呂為陰太

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集覽三加之辭儀禮士冠禮始加視

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

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旅

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歲加爾服况於兵在以此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門之戒。禮士昏禮曰父饗子命之曰在廷。爾相承。宗事最帥以敬。先此之謂。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致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成之。成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今結說曰。勉之。勉之。夙夜無違。官事。疾毋及門。內施擊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致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聆擊。夙夜。子書。舜典。篇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注。夔。舜臣。言書張也。自天子至。即大夫之適子也。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

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

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

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

只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

與和底意。忘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

玉帛。寓之於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

末相副。方成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

禮只是箇忘樂。只是箇和。總有存便順而和失序便乖

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

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

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

屬。此便是禮底意。總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

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總存箇長少次序。

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

是無箇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

見非降揚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

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

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

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

天首於上

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也蓋禮主乎別也

而樂興焉天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

和故也故謂天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

寒暑之類皆具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天

性理書卷六

治道總論

凡天地間流行

不可易者皆一陰一陽

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

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

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

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亢而為禮勝

水有陰無陽則之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感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

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

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

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

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樂

中有禮

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禮

樂和而節

此即樂中有禮

鶴山魏氏曰

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

昔之敬人者必以是為先

魯齊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畧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有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為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鉤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因結人心人心無所繫屬元氣益障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尊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主二廟官司一廟之

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

周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穆孫後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置室講昭故學者改

昭為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

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世室

亦曰世室曰世室周禮有宇世之官鄭氏曰世室亦曰世室

周為文武之廟遷主歲焉又曰遷主所載曰世先公之

遷主載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載於文武之廟

群穆於文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

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

遠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親親盡則毀而遷其

二親入廟者附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始故穆廟

親盡故比新死者如當為昭則附于昭之近廟而自近

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

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

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

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設則附于穆之次廟而遠

遷其上故此凡毀廟遷主改登易簪

示有所繫不盡毀也見設梁博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

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

禮所謂以其坊檀弓所謂附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

抱子此言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

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為太祖不窳為昭鞠陶

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

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

緡文王為穆考詩緡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

仲太王之昭也郭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

-5 285 35 915" data-label="Text">

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繼於側置而諸廟別有門庭

性理書卷六

治道總論

其

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

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

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

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

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

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武

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

見後漢明帝紀祭祠志又云其後積多無

別而顯宗但

為凌寢之号

自是以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

奉先恩孝之君据經守理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

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

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

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

一正千古之議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

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

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

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本土而為

神像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

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

哉。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簡六百年

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

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古人七廟有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國之廟也。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三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

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温公祠中有碑

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者
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
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溫
為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

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集覽

賈馬漢書貢禹琅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

徵為博士登涼州刺史去官元帝時徵為諫大夫上書
勸上節檢遷御史大夫韋元成漢書韋元成魯國鄆人

賢幼子宣帝時以明經為郎與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
閣元帝朝拜相封扶故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

一經爰明帝漢書明帝名陽更名莊光武弟弘子遵奉
建武制度吏得其人民安其業而殫好武第弘人之

度未優乎在位十八年而崩原朝之制漢禮樂志孝惠
時以沛宮為原朝國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更重

立也後孫通漢書叔孫通辭人為博士說高祖起胡
采古禮與秦儀雜執之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實拜通為奉常
賜金五百斤徙太子太傅商六百年只有三宗淮南子

曰商祀六百惟有三宗注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
丁號高宗成王昭王按史記周紀成王各論武王之子

七歲即位周公相之制禮作樂遂成賢君在位三十有
七年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南遊漢土楚人載以膠舟歸

而不反任位
五十一年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

采之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

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文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

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入主之此古者大夫士

之家所以與國或休而無時或替也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入五入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兄弟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為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湏計會今日之

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湏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一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章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湏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連骨肉之意常相連骨肉之意常相連

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集覽古人有花樹章家會法可取也謝昌國善勸每凡人家法湏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一月為之古人有花樹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亦湏更相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連骨肉之意常相連

者只為不相見
情不相接也

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考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

性理書卷之七

論道總論

二

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鬯尊湏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湏當立後又湏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於欲立宗子當從此義惟不與祭

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喪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知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去賜民當為父後者留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性理群書卷之七

治道總論

三

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太宗無

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落

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

管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管人滅鄆非管人滅之也以

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屠絕亦

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訖蓋姓出於上

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

又皆混之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

來曆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以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

姓同而屬疎者然貫充以外孫韓謚為後當時太常博

士秦秀已議具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

此說亦斷不可行舊覽言人戚鄒秦秋襄六年言人戚

言人戚鄒非戚也立異姓以淫祭祖戚之道也通言

是謂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不飲其祀故言戚昌言

姓謂以姓皆于爵國素以呂政絕波通謚秦昭襄王時

太子姓有廢子楚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

此奇貨可居乃適春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

立楚為嫡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

實呂氏既而昭襄薨太子立是為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

乃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得立為王是為

始皇而嬴姓之秦遂絕晉以牛馬絕按通謚魏明帝時

張掖鄒谷口水涌實石負圖有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

馬懿至晉懿時已符七馬之數晉初又有牛繼馬後之

論故懿深忌牛氏跳其將牛金厥後即耶王觀之妃夏

侯氏與小吏牛金私通生魯及長嗣觀為王永嘉之亂

遂即位於建康是為元帝而司馬氏之晉亦絕賈充以

外孫韓謚為後通謚晉武帝太康三年魯公賈充老病

自憂謚傳從子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

性釋書卷之七 治通謚論 四

嗣妻郭妃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

為後之文魏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

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為此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

潛室陳氏曰

宗法為諸子之廢子設恐其後流孤寡多姓

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

尊祖分以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

君其適子襲封則廢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

自別為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為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為

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為大宗合

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廢子又不得以禰

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

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適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為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切不必親屬遠論是為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為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大宗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為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為之服總自此以後代賞贖一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盡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勸世

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

陳水司馬氏名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

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

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效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

大夫以上也。擅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誅自賤貴

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

問曰：賤不誅，貴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

侯稱誅，猶為非禮。况弟子以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

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

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

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

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子曜為比

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集覽陳文範按漢書陳

寔為太丘長辛謚文範先生注見前卷陶靖節按晉書陶元亮在晉名淵

明在宋名潛世號靖節先生注見前卷孟貞曜按唐書

孟郊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注見前卷

程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為謚。此孝子孫所不能改也。武王只用箇文字武王

只用箇武字大小公

立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今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

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
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
而不不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
議父議君君父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聞邪引
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
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
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
君柰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
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

性要群善卷十七治道總論 七

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

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物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古人果無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

為之曰有物為之堯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

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物乎不物無以

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物與萬物皆生草木

有封豨豺豕狝人不能傳以而無毛羽莫克自奉

有爵苟獨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睹夫假物者必

爭乎而不已必就其能辨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

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衆而為群之分其爭必
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
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文欽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
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
方伯連帥又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
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
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
故封建非聖人德也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

有周而盛詳周有天下列士田而分文之設不詳
 群后而獲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竊謀合為朝覲
 會同離為守臣拜成然而降于夷王宮禮傷尊下堂
 而迎斃者歷于宣王被中與復古之德雖南狂北伐
 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表迄於幽厲王室東徙
 而自列為諸侯歌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甲者
 者有之伐凡伯誅箕子者有之天下乖謫無君得
 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
 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捍之空致遂判為十二合為
 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
 瑞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發使
 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
 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
 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
 鋤挺誦成之徒回視而合從大乎而成群特則有叛
 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
 劫令而亟起答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
 矯秦之狂狗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
 之間奔走後而不復困平城禍流矢陵遲不效者
 三代後乃謀臣畫而離制有守矣然而封建之始
 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
 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猶禁猾特虐害方邑失不在
 於州而在於縣時則有叛縣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於其王子其人適其俗
 循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政而已何
 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贖
 貨事戎元凡孔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殺士子者百不一失存於制不在
 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存於制不在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埋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立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祿而萬人
 側目矣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
 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
 不可變也國人雖叛不可除也夫大逆未彰奸利俊
 掩捕而遷之勤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俊財沽
 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
 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四版之魏尚於馬唐
 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以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
 也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亦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
 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文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孟
 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統合其亂入威之而巳孟
 行魏尚之拜受而遷巳獲矣下令而制之歸於公從

之謀周於周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
創其半創其半氏猶碎矣鄒若舉而侈其以食其人
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
也固矣蓋衛兵謹釋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
漢封堯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
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
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
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之不革者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敬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
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
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天下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一
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
之威也私其盡臣高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夫天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
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
而理者上深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
知也符劍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
大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三十其時亦無以立
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 **集覽** 知孟衛
至於天子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集覽** 於田叔

性理詳書卷七

治道總論

九

通鑑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
曰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頷首曰故雲
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光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
虜常一入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
固後人乎叔叩頭曰天子下明詔召有敢隨張王者
罪三族孟舒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
漢楚相距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故知子
爲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故知子
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復以爲雲中守得魏尚於馮
唐事在漢文帝十
四年注見前卷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若

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 **舜** 封象
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益是建大國其勢
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

禁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
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
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
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頃東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
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
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
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
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
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

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
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
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待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
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
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
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
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可不恃以為固也。封
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
之情相親可以文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

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椰子拳亦說得是實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兩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

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疏胡五峯論封建。并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并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梁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

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六亂沈憫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柰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畧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

性理群書卷六

治道總論

十一

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火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知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畿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者來不知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着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火間封自子弟也自要快小不得須是教當得

許多異姓過

庫覽

大不排之勢左傳聖人不排注柳從平反排也主父偃按僕博上父偃

陸潤入初學縱橫衛晚乃學易看秋百家之言武帝朝上書闕下朝奏舊名時徐樂嚴安亦上書言世務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拜偃為郎中一歲四遷後拜齊相備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

之不肖者復之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

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

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三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

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

性理群書卷七

治道總論

十三

志定只管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

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

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

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

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

得乎。注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

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

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

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

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

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

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聰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

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建於國都教都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君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

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堂庠遂
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
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
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
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
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
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
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
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
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

性理書卷六

治道總論

十五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
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
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
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
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
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
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
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
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

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
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忘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
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
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
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
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上者求道於老子
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
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
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禮義不足以悅
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于
穴之壑而徐鬣蕭筆以掃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齊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

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

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

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

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

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

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

之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備身

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

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爭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
講乎為身為子之職而躬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
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詩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
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
智之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
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耳者此先王之所
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跋及者也後世之
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
與古入之道大矣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
端為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
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歌詠之中
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為之
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
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
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于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
也密於其成材也易之生斯時藏脩游息於其間諷言
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
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
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生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
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
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

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考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為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群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爭僻無自進於邇聖人憂之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性理彙書卷之七

治道總論

十一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

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

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

桑梓而有學有師發於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

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

禮樂樂治以成其德達其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

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夜嚮晦安息皆

學之時微而暗室漏顯下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

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然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

夜而計過者其敢辭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其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士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大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也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其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性理群書卷之七

論道學

元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以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

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天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厲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厲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下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誦問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主

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

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

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

曰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

相為先着也在商王

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

蓋事無當先着也及文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

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益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

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國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

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

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

而不疑則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

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

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傳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

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

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

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

於正矣後之任相者是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也之不慎

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

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子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之不

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思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

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也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

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

性理群書卷六

治道總論

二十

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
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輒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
之疑下震群議之奪故蓄蓄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
安爾君子弗顧慶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播日伺間隙
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
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
所以難之也。天地上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
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陳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
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
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

性理書卷六

大道論

廿

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
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
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
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
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公間者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
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

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不君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
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
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
手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目無所用心而賢不肯自

辨知人則答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
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生之職也
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
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
輔相非其人而姦邪門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
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
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卷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
世未嘗無君子在位閔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
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
免暴君在上諛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
仁而或云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

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
者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
俗及其得志有患失之陰引姦邪橫布心腹根深蒂固
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
贄之論以為操兵以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
所操之主蓄蠱以破切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
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
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也而惡也也。桓公曰若子
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公老曰不然郭君善也而不
能用惡也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
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獨理不引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

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仰暗之常然心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久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集覽

郭君善小而不能用惡小不能去公羊傳莊二十四

年郭公者何失地之石也穀梁傳曰赤蓋郭公也注郭公名赤公羊傳郭音既左傳如字讀國語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上而惡下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者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上而不能用上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性理書卷下

治道總論

七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

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

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

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

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行邪險設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

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古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成家小

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齊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

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不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

。人君務於求賢逸於任人者曠谷餘糧然後用之

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矣。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而戚於下不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解亦不至禍敗者也。

集覽

高宗伐兗方三年克

之易既濟九三高宗伐兗方三年克之

五峯胡氏曰

唐

文宗

去宰相薦人當不聞踈戚若親故果

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集覽

唐文宗拔唐鑑文宗

名冠穆宗文子諒封江王敬宗遇弒為宦官劉克明等所立太和之初勸精求節然而恭儉不斷邪正莫辨宦官擅權其靈之變死者二千餘人卒有受判家敗不如滅之漢在位十四年

性理群書卷七

治道總論

廿四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

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毋於下儼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

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
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
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入其任不播則更求賢者而
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
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
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
公儼然至正泰然所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
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
嫌固日擾上乎方寸之間而所偽譏慝叢勝眩瞶又將
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

人以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盡善然後
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
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盡善
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
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昔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無不正猶生長於^蓬之地不能不^蓬言也是以古之聖
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佞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
知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
君子觀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
也故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元聞之益薰陶之功所以

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曰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攸一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不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道毀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亦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六賊人主之大域苟非心正身備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君之入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变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棄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頌願賊庭而起兵討賊卒

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之流則遠方下邑
 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
 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且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
 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
 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役
 際抵職已足為患况若待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
 借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
 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
 和衷彼此坦然二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利聞
 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
 之者彼以為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
 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
 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能而已足
 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

害我之機凡

集覽

如巡遠果卿之流張巡許遠注見前
 卷按唐鑑顏果卿瑒瑒臨沂人師古

五世孫大賢初為常山太守安舒山反果卿起計賊
 河北諸郡響應已而賊將引兵至城下果卿本才入
 日以城守未備而陷賊將執至洛陽殺上下君子小人
 之累卿罵不絕口顏氏死諸三十餘人不用

象山陸氏曰

銖七

而稱之至口必繆寸寸而度之至文必

差石稱夫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
 槩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也也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
 之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

人矣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
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不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詐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
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
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
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
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
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上者通而
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上者閉而亂也君
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

性理書卷之三

治道總論

七

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其理凡陽必
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上必闇上則難測故光
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
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其嘗以是為察言觀
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齊許氏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
祇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
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員韜晦有舉一世
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

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使如厯

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
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
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
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諍於天下也雖然此
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尊崇高日受
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
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
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
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特見罪戾之不免又
可望廢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
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

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
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

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

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參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為

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特三載之久

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

位付之必也實于四門納于大**堯**歷試諸難使天下之

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

後居天位理天職入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

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意惟蔡功成而叢也立不得

安於朝矣况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

術巧為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

如以其言辨之然後發之類惟巧也故千變萬化而人莫能禦

如勢在近習則論近習勢在宮闈則論

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

信以佞為可惡喜怒愛惡入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

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

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可議近

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信此前人所謂城狐也

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入主

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知字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

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

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

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

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

要與庸人相懸蓋千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

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

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

能進退之徒曰知入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

休戚係於用入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

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

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入行之政

其於為治也何有

集覽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

齊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仁命未幾

之平屬節使率師鎮諸州元帝不納費費官歸非西
行營還言汴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周平章事武元
高師道素養刺客所入客請密往刺元德則他相必爭
勳天子欲兵矣元德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前上
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何度一人足破賊
命度兼彰義節度使玄准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
唐鄧節度使李勣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澤而
用之用計害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驚鴨他流
軍聲雜鳴入慶元帝之外帝元濟益牙城拒戰已而泚
濼監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城政事十四年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為皇甫湜之黨湜之詔度以平章
事充河東節度使中立度表字也所謂城狐社鼠容齊
道筆曰城狐不懼社鼠不懼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
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
予嘗讀劉向說苑評載孟嘗君之客曰狐人之所攻鼠
人之所燻巨未見城狐鬼攻社鼠鬼燻何則所託者然
也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

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

性理群書卷之六 治道總論

休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筮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鴉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

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

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越之

言而深切教戒也

集覽 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

說卦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

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網羅天下
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輸人爲秦之士七十有餘家計
擅弓篇趙文子所率於晉國管應之士七十有餘家生
不交利死不
爲其子焉

東甌雙清軒東海天章謄錄

性理群書集覽卷六十七

百弗管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

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

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

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脇有

以取容悅其官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

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

也集賢 魏六藝之英華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

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議之用也禮以

明白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

乎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

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舉官志

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東國約術晉官志

衡衡廷鈞均也陶平也率相秉國之政得

衡與肢股脫易大畜九二輿說變象

性說吐恬反腹首服又音福三莊

之以三莊之位注三莊謂三公

治道總論 三

之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

却出未擔當得事與那小庶曲謹底不

氏曰不離幸野而割烹之焉已調不離傳嚴下

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

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

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集賢 不離幸野而割烹

研於有莘之野注幸國名今同州郃陽縣是其故

又

南周武王伐紂陳師旅野即此

魯齊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蓋其節
目之詳充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
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愒於大材具稍大便
不謹細行所以有才大便踈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
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
樂制度便遠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
須別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
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
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總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
不偏

治道總論

四

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無也朝廷至
才天 大夫百職釋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

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
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
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
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
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
不取士也顧取士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
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士守常以資任
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
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

難也竊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
景從設若環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
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
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礙允
之豈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

三代兩漢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

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由外官舉經明行
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
度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
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
不惟士夫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

性理釋書卷之八

治道總論

五

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

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惡

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

一功罷之待遇恩數盡君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舉

者尊經術淳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

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

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

欲

集覽明道在鄆邑按一統志鄆縣漢初以置今因之
屬西安府宋程顥嘗為是縣主簿氏有爭藏錢

者令不能快顯一
言失之其人遂服

五峯胡氏曰人君聰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

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聰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

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
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
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
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
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述道才行合里鄉老鄉史會合
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
鄉史又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
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
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刑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
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
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
者於三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
才行學業某可以為鄉歟某可以為大夫歟某可以為
士歟鄉闕則以可以為鄉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
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
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
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木之高下
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入知自守而不冒昧
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
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
而疆場不聲也

性理群書卷之六 治道總論 六

集疏

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按禮記王制六禮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述道才行合里鄉老鄉史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史又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刑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三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鄉歟某可以為大夫歟某可以為士歟鄉闕則以可以為鄉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木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入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聲也

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也。四夷華義而疆場不修也。說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東方曰寄南方曰梁西方曰狄靛北方曰澤南方蠻閩从虫北方从虫大梁方務以豸西方務以羊疆場邊境也。左傳疆場之事匪揚首亦教祭牌隱元年聘弓鐵矢又出疆場說云謂之虎揚首境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揚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勸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

性理書卷第

治道總論

七

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日，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汰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

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夫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佂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用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取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求，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

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蓋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覆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

魏乎隱微而後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

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

不當自銜鬻而求舊集九。中正之法通鑑皆武帝

前審覈天下之士以令郡國又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

之人在朝廷官德尤才盛者為之更銓次等叙以為九

品有言銜鬻者則升之道義汚缺則降之吏部選以捕

授行才力之士待以吹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夫自

銜鬻者以千數銜鬻焚燔友行且賈也亦作懸鬻除六

亦依亦依東萊呂氏曰非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

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

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資祿養

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

之法不一雖有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

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伎可以仕者或

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

失志往也由是

論官廢政附

程子曰古者所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

疾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

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傳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七之德

義保七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

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

性理辭學卷六

治道總論

九

無復聞焉。古之辨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可
其方主其時政在(註)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
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為一技
之事而與政分矣。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
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
獄之官不可為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
海之利痼繫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
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
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集覽
和以職天道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匡義氏和氏
主管象時之官在堯謂之四岳書堯典注四岳官名一
人而總四岳諸秩之事也周乃六卿之任書周官六卿
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
空是也

陸聖澤注

治道總論

一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
此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瞻中外所推者不虛
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
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在挈領百世不可易也
人君如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
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聞君思天下之治迭以為禹想伊尹之志
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今之福惠所

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者上孰知其任之為不輕
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墮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
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于陰陽之和者十而入九也聚
群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
斯之時倏有人焉憇惟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
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蕪者矣其見不明則
為吏所蔽雖蕪何補亦有蕪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
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
躡躒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剗裁徒有仁
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
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

性理釋義卷六

治道總論

十一

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

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

執一意也

以下論
程改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頃天度

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曰同井而

民之出入相交故無爭鬪之獄今之群邑之訟注七出

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

暴而奸讖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聞訟可息矣。韓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

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周

障政無所用心求於怒如何曰推此心行怒可也用心
求怒非也怒已所因有不特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呂進明使何東併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
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其之意
謂猶有可遷就不容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
邑凡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
之未嘗大疾於法入亦不以為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
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為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
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
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里直而不
見從也則如之何曰而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
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去則當爭事小於去則當
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
見也。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
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吾之無倦
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
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君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窺其變然後可為也務
其宜然後有功也

宋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
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死而祭自祭也。仕宦只是

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上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發此。以綉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

性理書卷六

治道總論

五

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宥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君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審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蔽不舉之虞。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洞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

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
所謂和者乃哇強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
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
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
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
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
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
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也。這裏便錯須是如明

竟杰奸著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為

此

六八

治道總論

古

聖凡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准知建寧

府問於晦庵為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寬一

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

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

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

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

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自有

心則五分有理便有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

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疆禦之

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抚前則
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
之常若特然者作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
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
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不
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
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
百端補治書而得先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
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求孰若拙戒於初此
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迷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上言者入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

性

卷六

治道總論

五

六事允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
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
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君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料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
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於民患其益多矣。當
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
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
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該
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
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

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
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
為本。後生少年來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覺察
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依官嗜利所
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嘗言凡事只怕待
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
乎出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

註

六

俗道錄

六

為急而以方便為上。是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

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
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
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
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
文書追改日月重易坤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
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復
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知自慎智數周密不如實
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誦有甚於死者後
亦未必免死當云不云甚禍有甚於云者後亦未必得
安世人至此多感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

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死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難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欲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天法非空言也三沂公嘗說契得三斗醞醋方做得牢相益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卷五 王沂公按宋鑑王曾國公注見前卷

集覽 少陵詩 披唐鑑注 甫號少陵注見前

氏曰忍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後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霸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

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滿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計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威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又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三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為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月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集說

論語綱

生

春秋

治道總

十一

春

秋

周

公

請

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

長安君不使為質於齊，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

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人曰：必以長安

君手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

曰：子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

而前，之入左師公孫龍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

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

婦解左師曰：願息舒，最久不肯而臣衰，竊愛之，願將

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臣。珠璣，璣而說之。太后曰：夫對曰：亦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大異甚。對曰：老臣

竊以為媼之愛燕后，長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

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計深遠，媼之

恩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矣？為子

孫相繼為一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

趙王之子，務為侯者，相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

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享而無勞而欲重器多也今蠶算長安君
之位封以者腹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前一旦山崩長安君何以自說於趙太后曰諾然
君之所更之於是於長安君的車百謀賡於齊上師乃
出秦師退注左右官名
龍左師之名趙策作獨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

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暇賦矇誦百二諫庶入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三斟酌

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

二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

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

之效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

言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

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隳

於先王之盛時也

筆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疆諫而視

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

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

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

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

天下如入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

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

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

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汙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滌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笑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二外及百姓有能開寤聖人指陳闕政者無間陳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得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文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闕舉其盡忠不隱

卷六

治道總論

二

以開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問

淵源錄折柳事

程伊川在純庭一日講罷未退若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

不可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入而春秋有傳疑

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道火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集賢

哲宗上見前卷

帝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

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

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道上曰

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已為形已之短以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唐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

卷之八

治道

十一

才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早從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敬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集覽

唐敬宗為

諫驪山事通鑑唐敬宗寶曆元年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濯輿入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中驪山而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未質隨時

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若同歸於欽談
魏施令固歸於威者師氏亦有功焉昔周太史辛甲命
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辨獻必反
復納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書
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魏不可得是可歎也集覽
周
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周禮昔周辛
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斧斨禹
迹畫為七川徑啓九道氏有寢廟獸有草木各有攸屬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牲
武不可重用不泯于夏家
家獸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

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

公稽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

卷八

治道微言

七

能察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

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

闕失從而下之天正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

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

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

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

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

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

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

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

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

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已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內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入官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辦於幾微小處放過却求太處旋爭無益矣

集覽

高宗初幸尼寺取才入官之時

鑑曆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太子也入特太宗見才入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諸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官拜為昭儀后及後如罷上喪由是有發立之志

東

呂氏曰

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

卷六

治道

七

道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遊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自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改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濶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迫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

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無一人識者。若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為復為之湏於今之法變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湏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及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卷之二

治道總論

苗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數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聲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憂之得其

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開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

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揖壞

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

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術者道德

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

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

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思者亡劉虞之類

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

三 文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集覽** 劉虞之類 按史晉劉

卷之八

治道總論

廿五

海恭王五世孫普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靈

帝中平五年為州牧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大司馬震節

儉寬愛甚得民心拜太傅關東諸將奉震為帝不受

平四年震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震兵素不習戰無

部伍為瓚所敗震與妻子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

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

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

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

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子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密雖

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

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

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失。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堯豈不容，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舜與誅，曷嘗有。

卷八

治道論

天

自髮則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踴然而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以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
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
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網緼而育萬物也。不用上下。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
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
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
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芟草生。甘露降。醴泉出。
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

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
性理群言卷六 治道論 廿

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
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
放共兜。此又易象所遇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
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
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
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
奉承之哉。集覽 既舉元凱。謂八元
八凱共兜。諸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東甌雙清軒東海天章書

